



重推

在那里游历 在那里呼吸

□ 张伯江



多来自地方戏曲:豫剧的《拷红》、京剧的《红娘》、越剧的《西厢记》甚或是邵氏公司的戏曲故事片,因此读到唐传奇《莺莺传》的时候难免大吃一惊:原来人物跟通行演出的戏曲大相径庭。普通读者可能更少有人知道,从元稹《莺莺传》到今天流行版本之底本的《西厢记》,其间,还有一部至关重要的《董西厢》——产生于宋金时代的讲唱本《董解元西厢记》。宁宗一作为戏曲小说研究专家,对这几部文本之间的流变了然于胸,他觉得有义务把作品艺术性和思想性的重大转变帮读者梳理清楚。于

是,就有了书中跟《西厢记》有关的两篇文章:《西厢记》文本蝶变过程的文化考察以及《西厢记》与《牡丹亭》爱情描写境界的异同对比。作者对《莺莺传》以后历朝历代莺莺故事的嬗变梳理,令人叹服。他不仅讲清了各个体裁在构成方式和人物情节方面的变化,更重要的是,对每部作品都浓墨重彩地分析其思想性,既带领读者走入戏曲现场,触摸戏曲表现的感受力,又叩击我们的头脑,提醒我们从历史角度,用更开阔的视野,对几个作品中的张生和莺莺以及杜丽娘做出有思想深度的评判。

学者未必都居住在象牙塔里,宁宗一始终没有忘记“中国戏曲是一种平民文学”。在评说洪昇的《长生殿》改编问题时,他再次强调:“如果说小说是人的生命旅途的一面镜子,我觉得不应该忘记,戏剧是世界的模型这样一个基本的特点。正因为如此,一切优秀的剧作家总是切近现实的,他不可能离开现实过远。洪昇正是如此。布莱希特说过这样的话:‘戏剧只有参与了建设世界这一工程,才能在舞台上塑造世界。’我觉得他的理解是正确的,这也是我们探讨《长生殿》所要把握的一个重点。”

在这本书的后几篇文章里,宁宗一再向我们传达他的哲学思考,这与他多年从事美学思想史研究的经历分不开。他用十讲专题带我们走上戏曲舞台,引我们感受离合聚散,更时时叩问

我们:何以如此?于是,我们在戏曲人生的漫游中也不知不觉走上了思想之旅。宁宗一告诉我们:明代以后,作家哲学意识自觉强化,这在洪昇身上表现得十分突出。洪昇主体的哲学意识,就是乐极生悲。洪昇把民间那种朴素的哲学意识自觉地加以强化。这里说的是洪昇,却让我们不由得也想起了作者讨论的汤显祖。在比较《西厢记》和《牡丹亭》时,作者明确指出:后者比《西厢记》高出来的,就在于历史哲学的高度。

翻阅这本书,时时能感受到宁宗一的愉悦——品读古人留下来的一本本戏文,不仅毫无艰深枯涩可言,而且能享受遨游其中的美妙。就像书中引述汪曾祺的一句话:“西方古典戏剧的结构像山,中国戏曲的结构像水。”于是我们自然联想到了宁宗一小说家家的身份:他从古典小说和戏曲中体味出了同样的水的质感——那种超越时空局限,超越事件逻辑,超越关系形态的流动不居的自由,那种意在言外、互文见义、纵横恣肆、水乳交融的会意美感。宁宗一的理想是,建立戏曲小说融合的一部艺术史,让两种艺术形式不仅从外显而且从深隐层次得到全方位的观照。这个理想,不仅是今天文化史研究的一个方向,更是贴近新时代普通读者对中国古典艺术真切感受的心灵之声。

《《中国古典戏曲名作十讲》,宁宗一著,北京出版社出版》

谈及古典戏曲,普通读者可能要问:我们今天的生活距离古典戏曲那么遥远,为什么要读、要看、要研究古典戏曲?我们从古典戏曲中能欣赏到怎样的美,体悟到怎样的古代世界?日前,当我读罢《中国古典戏曲名作十讲》一书,不免发出一声感叹:戏曲艺术是真正的大众艺术,古典戏曲对人们精神世界的滋养历久弥新。

作者宁宗一开篇便告诉读者:“假如说文学是对生活的描述,电影是世界的窗口,那么戏曲便是社会的模型。”不错,社会的模型。它不是置身事外的描述,不是凭窗观望的审视,它是弥漫着人间烟火,流动着世故人情的人生。宁宗一认为,戏曲不同于一般文学的特点就在于,它将艺术本身与现实人生置于同一时空。从这个意义上说,戏曲永远是活的。这本书就是把古典戏曲活灵活现带到我们面前,又牵引着读者走到戏曲中去。

《中国古典戏曲名作十讲》的十个专题里,有四个是谈关汉卿作品的,大概在作者的虚拟社会关系里,关汉卿是他的邻居或者挚友,作者总觉得在关汉卿身上可说的话最多。宁宗一谈关汉卿,不是像一般文学史类的书一样讲他的文学修养、讲他作品的文学水平,而是真真实实把我们带进关汉卿的剧本里去感受剧本所营造的社会气氛。写《窦娥冤》那个关汉卿,跟他塑造的不畏权势、不屈服于命运的窦娥一样,是一位当仁见义、直面人生悲剧的勇士,“一个手无寸铁,只有一颗头颅一管笔”的剧作家,表现出崇高的义愤和勇敢;写《单刀会》的关汉卿,则是一位舞台调度的高手,他巧妙地在戏的前两折安排乔玄和司马徽先后出场,通过他俩与鲁肃不同的对话方式来反衬关羽的声势,轮到关羽出场时,我们几乎听得到那高亢笛声伴奏下的震耳声腔;写《玉镜台》的关汉卿,在剧中人温峤的社会中周旋了一圈,发现《世说新语》的原作故事无法代入真实的情,他一定要把有血有肉有爱憎的刘倩英带到温峤面前,在困局难解时又把古代笔记中反映的他人干预的残酷现实搬过来,增加了故事的悲剧性;写《谢天香》的关汉卿,却已经完全不区分戏曲与人生,真的把自己对人生的痛切融入了戏文,谱成了曲调。

宁宗一在《《谢天香》杂剧别解》这一篇文章里汇聚了他对关汉卿全部的心灵解读——“他的剧作整体是一部形象化的心史”。当谢天香一句“一抵低贱骨,置君掌握中;料应嫌点流,抛掷任东风”吟出,如同对以上四部关剧社会层次和人生遭际的巨大跨度画了一个句号。

这本书里,宁宗一笔墨用得较多的另一主题是《西厢记》的来龙去脉。一般读者对张生莺莺故事的了解,可能更



大型秦腔历史剧《魂归两狼山》剧照

滴水藏海

书店是城市的诗意剪影

□ 韩浩月



密林里的民宿书店 资料图

我与不少书店老板打过交道,写东西的人与开书店的人,天生聊得来。印象很深的是,与郑州一位书店老板在闭店后的书店里喝酒,听到了一些故事,彼此说了很多掏心窝子的话。深夜的书店十分安静,那一小段时光非常珍贵,记得我问这位书店老板的开店动机,他说就是想和作家们交朋友。的确如此,他的书店人山人海,每年有上百位写作者来此做客,他的朋友遍天下。

书店老板中有许多高手,会开店,能卖书,有创意,处处见本领。济南一位书店老板,把分店开到了绿皮火车上,在车厢里摆上书架,随车一路晃晃荡荡几个小时,从一个城市翻山越岭到另外一个城市,在这辆慢火车里看书、看窗外风景、喝咖啡,最后到站的时候居然不舍得下车。绿皮火车书店当年引起不小关注,很多喜欢读书与旅行的人,会专门买票去体验。

书店生存艰难,但也有一些书店活得挺滋润。苏州有一家书店,是和民宿开在一起,不得不,书店与民宿是一种神奇的结合。我在苏州这家书店曾住过一个晚上,感觉神清气爽。书店小院里有一缸睡莲,边上放着两把竹椅,早晨泡上一杯茶小坐一会儿,感觉身体里的浊气全都被驱赶掉了。

书店老板有好几个称谓,比如“店

主”“掌柜的”,还有现在流行的“主理人”。书店老板的气质,往往决定了书店的气质,没有什么别的店面,有如此深度的捆绑了。与一位书店老板见面聊天,不一会儿就能猜出他书店的审美形象和选书倾向。

有一个问题,时常会问到他们:做书店有什么好,让你这般忘不了?他们的回答往往是,其中的奥妙与甜美,是不做

书店的人永远体会不到的。有一位店主将这一说法延伸了一下,说做书店就像谈恋爱,每当他把一本好书卖到喜欢它的读者手中,就像完成了一段双向奔赴的恋爱一样,充满着绵长的喜悦。而这样的“恋爱”,每天每时都在发生着,可持续性很长,只要书店在,这样的情绪体验就不会结束。

书店是个容易产生故事的地方,《查

令十字街84号》《岛上书店》《莎士比亚书店》等书,都是优秀的书店小说。在某个直播间里,我请几位书店老板讲述他们的故事。他们讲书店开在风景如画的景区里,开在文化意味很强的古建筑里,老街巷里,讲忠实的读者写给书店的信,对书店的热爱和守望……也许未来会有一些中国版的书店流行故事被写出来,希望书店老板们大胆创造讲故事的环境与氛围。

与书店老板聊多了,心底那个沉寂的书店梦又蠢蠢欲动起来。记得数年前,曾与朋友商量要开书店,但限于各方面的条件不足,计划最终夭折了。但此后也养成一个习惯,只要路过一间空着的店面,脑海里会自动浮现出把这个空店面变成书店会是什么样子,想一个什么样的书店名,店内怎么装修,怎么吸引读者来打卡,遇到了生存困境怎么去解决……

“书店是城市的美底色,是城市的诗意剪影。”那么,开书店的人呢?他们是城市文化的守望者,是打开许多人视野与想象的造梦者。当一名开书店的人,坐在他的书店里,那么,书店就会变成一个有光的地方。无论是白昼还是黑夜,只要书店招牌的灯亮着,城市的那份诗意与温馨就不会熄灭。

(摘自2024年12月27日《新华每日电讯》)

120多年前,沉寂了3000多年的甲骨文重见天日,引来世界惊叹。此后,历代学者不断对甲骨上神秘的文字进行“解密”和“破译”,识读的甲骨文字越来越多。到目前为止,已破译的甲骨文字单字约1700个。甲骨文已能够完整记录语言,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统。

甲骨文里有广阔的商文明图景。这本《藏在甲骨文里的商文明》就带领读者走近这些“甲骨日记”,从中可以看到,独具特色的内外服职官制度维持着王朝的统治,华丽的宫殿和宗庙彰显着王朝的兴盛。农业是当时社会生产的主要部门,种植业和畜牧业已很发达,甲骨文中可见“畜”“牧”二字。桑蚕在商朝农业中也很重要,甲骨文中有很多从丝的字,出土的青铜器上也发现了丝织品包裹后的痕迹。手工业有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青铜冶炼和铸造非常先进。甲骨文的“铸”字,就像手持装有滚烫铜水的容器,将铜水浇注到下方的模具之中。随着商业日益发展,人们开始使用海贝和王作为货币进行交易。度量衡已具雏形,殷墟出土有量器和骨尺,甲骨文中也有“称”“量”二字。

甲骨文中除了关于战争、田猎、祭祀、疾病、天象这些大事,还记录了一些“小事”,比如奴隶逃跑、“子”上学生病了、王的妻子要生孩子了等,为我们勾勒出一个鲜活的商王朝。

甲骨文里有古人造字的智慧。甲骨文可以看作汉字的“象形期”。很多人认为甲骨文都是象形字,其实《说文解字》所说的6种造字法,在甲骨文中都可以找到例证。正是由于我们的祖先在造字时无与伦比的智慧,汉字才能适应记录的需要,几千年来长盛不衰,使用至今。

甲骨文里有一脉相承的传统文化。在甲骨文演变成我们今天所使用的简化字的过程中,虽然大部分

读懂『甲骨日记』

□ 岳洪彬

汉字字形已经发生了变化,但蕴含在字里的意思很多却是古今相通的。比如甲骨文“年”字,像一个站立的人,背负一捆禾束,正在奋力搬运着,本义为丰收、收获。在甲骨卜辞中,我们常常能见到“受年”这样的字样,这是商朝人在祈求神灵保佑农业丰收。北京天坛的主体建筑“祈年殿”中的“年”字,也是丰收的意思。像这样,藏在甲骨文单字、甲骨卜辞中的传统文化还可以举出很多。所以说,甲骨文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

甲骨文是商朝先人留给我们的珍贵文化遗产,是研究商朝历史的第一手资料,也是研究汉字起源、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的古老档案,需要我们一代又一代人来保护和传承。

《《藏在甲骨文里的商文明》,岳洪彬主编,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

书评

以梦为马 笃行致远

□ 黄治文

牛学银的诗集《石头中泅渡的奔马》,掂在手中非常厚重。这种厚重,一是表现在它的体量上;二是表现在内容和质感上;三是表现在作者文学修养及文字功底上。纵观整部诗集,由“十四行诗”“叙事长诗”“古体诗”和“现代诗”四部分组成。从诗集的整体结构来看,充分体现了诗人驾驭各种诗体的能力与技巧。

诗歌是诗人灵魂的歌唱与呐喊,是诗人对生活的审视和对时代的回应。

诗人把情感和笔锋藏匿于别人的故事里,让自己的情感随着叙事结构跌宕起伏,波澜壮阔,热血沸腾。比如《献给退役老兵的组歌》《西部,雕刻进乡音里的名字》等,这些篇章在描写英雄的同时,展示了诗人的精神境界和家国情怀,他以朴实的语言,彰显出巨大的精神力量。

从诗人的诸多作品中,我们均能感受到一种悲悯之情迎面袭来。这种悲悯,承袭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爱与大善。作者的这类作品,就构建在此种深沉的悲悯情怀基础之上,折射出正义与积极的浓郁气息,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

作者笔下的诗歌,具有浓郁的乡土情怀。作为一个诗人,他心中的故乡,已然上升为精神的故乡,灵魂的故乡,诗意的故乡。他的乡土与故乡,就是从精神的原乡激起的缕缕炊烟,一抔黄土,一分牵念,一道乡愁的光。诗人将丝丝缕缕的乡愁,或寄托于山头的一棵小树,或寄托于一片熟透的麦地,或寄托于一花一草、一山一石。

在《山崖间,钉住的一束阳光》这首诗中他写道:“伫立在水岭山

口/把自己想成一株小草/想成一块贴岩钱的山岩/想成一朵蓝天外的白云。”“深夜,故乡落下一场小雪/一片雪花,漫过酒杯/连同杯中的残月/一起饮下/身体里的风花雪月/足以慰藉乡愁/愁肠,就被月光照亮。”这是诗歌《冬的灵魂》中的句子,像这类贴在故乡心壁上的诗句,在他的笔下比比皆是,不胜枚举。

诗人牛学银的行吟诗,大多融入了个人哲思和个体生命体验,山水水皆流露出诗人内心情感的本真,有着直率而理性的表达。在《竹子沟》中,他是这样表述的:“竹子沟,我想我的前身/肯定是一片毛竹林”“一片茂盛的竹林/我想我驼背的前身/一定是根被压弯的剑竹”。在写到黄柏山那片人工生态林时,他发出了内心如斯的感慨:“汗水浇灌育树苗,花叶装饰万壑/峰谷孕育山泉,溪流滋润田园/只为,黄柏山有一双明亮的法眼”。生动而形象地刻画出黄柏山林海的宽容、博大和深邃。

总之,牛学银的诗歌创作思路十分宽泛,创作题材也非常丰富。诗集《石头中泅渡的奔马》就像文字中泅渡的诗人一样,或让人痛彻,或让人反思,或让人觉醒,或让人认同。他的诗歌在朴实和传统的基础上实现了一种思辨的超越,将现实的思考不露痕迹地渗透到每首诗的字里行间,透过物象看本质,透过历史看现状,甚至通过发散思维,以敏锐的观察巧妙设置,精心构架,从而以最渺小的瞬间,让一首诗开出美丽的花朵。

《《石头中泅渡的奔马》,牛学银著,作家出版社出版》

纸上书店

《通向繁荣之路》

王东京 著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

本书聚焦经济学观点的争议和矛盾,探讨这些争论背后的原因,并提出自己的见解。作者认为,经济学理论不仅要考虑其逻辑严密性,还要关注其假设与现实之间的契合度。书中不仅有对经典经济学理论的深刻分析,还有大量的现实案例

作为支撑,有助于读者在实际工作和生活中掌握这些经济学原理。

启事:因条件所限,未能及时取得联系,敬请与本版责任编辑电话联系,以便为您付酬。